

长风行

张德荣 著

茶者，草字头，木字身，
人生即在草木间，不解茶道又如何懂得人情？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长 风 行



长风行

张德荣 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风行 / 张德荣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7. 6

ISBN 978-7-5108-5460-6

I. ①长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4043号

长风行

作 者	张德荣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	19.5
字 数	32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5460-6
定 价	39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 录

第一章 金错刀 / 001

他以为黑夜中点一盏灯，人便会趋光而至，却不知在黑暗中呆久了，人心发霉长了毛，眼睛最是畏光。

第二章 相见欢 / 012

这世界必是要翻个底朝天的，不就因着天道不仁，生了冻疮的人众多。但万事都讲个时机。你看这夜，可不管有多少人睡不着眼巴巴盼着天明，它不到时辰，就亮不起来。

第三章 壶中天 / 024

世界本来只是清水，无色亦无味，有了茶，也便就有了颜色，有了滋味。一杯茶，佛家品禅，儒家品礼，商家品利。而茶归根结底只是一杯水，给你的也只是你的想象，你想什么，什么就是你。

第四章 拜新月 / 035

他们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。这是一种奇妙的感受，就像在深冬的浓雾里，模糊了世景万物，唯有眼前的人儿触目惊心的存在。

第五章 双红豆 / 046

我们与世间万物的相与，原就是个莫测。情深缘浅亦或有缘无情，并非有心既能改变，天上的云尚且有卷有舒，泥捏的人儿又岂能逃得了方寸。

第六章 乐中悲 / 058

他忽然觉得又在做梦，一个诡诞的梦，梦里笙歌丝竹，万物丰美，朝夕欢悦。可眨个眼，就繁华褪尽，风干荒漠，孤寂凄凉。

第七章 喜迁莺 / 070

原来今时的美好，都是过去点点滴滴的积累，仿佛那时光缓缓流过叶脉，清晰明了。

第八章 泛兰舟 / 084

物随人在，人间滋味在人心，哪分什么南北。若南北不相和，长风也不会生起南茶北种的念头。

第九章 喝火令 / 099

单单是旅居，未必能看出一个地方的好。但是身处其中，年复一年，总归能住出来感情。所谓感情，也许就是无惊喜，不嫌弃。

第十章 十样花 / 111

不管世界什么样子，我始终认真相待万物。世人眼中即便是可笑的又怎样，我却只要不负本心，清澈明朗。人生是如戏，但总有些人是守着本色书写春秋的。

第十一章 柳初新 / 122

山盟海誓不过一时的动情之说，听过就是，能够回味便好，当不得真。世事无常，名利处处，几句话，几个字，过于柔弱，总会被其他更加硬实的东西覆盖了去。这尘世沧桑，风花雪月的缥缈终究不敌坐拥江山的牢靠。

第十二章 转应曲 / 134

肯相守的未必就爱，但爱的一定肯相守。人本来就是孤独的存在，孤零零来，孤零零走，谁也不是谁的救赎。风月无边，繁盛有时，心里的洞，就算装满鲜花彩虹，也是虚华幻影，终会成空。

第十三章 丁香结 / 146

故人不相忘，新茶自如常。人间世有多少偶然之结，却往往掺杂着宿命的味道。有时候，信誓旦旦的归宿，竟然只是过渡；那些看似缥缈的所在，原来就是归宿。

第十四章 混江龙 / 157

巡城与点将，原为检验自己是否偏颇，可做到公正公道，而你却带有兵气，坏了一壶茶水。你反客为主，心贪了；你争强好胜，心躁了；你患得患失，心乱了。你既然以茶论道，岂不知茶魂讲究个清净淡然，最受不得腌脏之气。

第十五章 无漏子 / 171

茶者，草字头，木字身，人生即在草木间，不解茶道又如何懂得人道？

第十六章 定风波 / 184

不由得忆起《红楼梦》里，妙玉饮茶多是用雨水，想必那时候的天必定是清澈舒朗的，所以，雨水入茶才格外甘甜。

第十七章 一寸金 / 195

所有的付出，终有一日会有结果，即便流失了，因为流失的是爱，也会微笑着目送，温柔生命中那一席光阴。然而至亲挚爱却非花非云，故又有伤别离。执于人世间的爱恋，却不执着于结果，便是爱人恋物的真谛。

第十八章 黑漆弩 / 212

修己，以清心为要；济世，以务实为先。物尽其长，人尽其才，端枪杆子是救国，拿笔杆子、耍算盘子又何尝不是救国？只怕是更劳心劳力，更举步维艰。

第十九章 破阵乐 / 226

少时，以茶会友，以茶配书，总不免随香茗缭绕心起念动。待到此时浮华过后，闻其苦而知清香，品其甘而知冷暖，终究明白，互相陪伴才是幸福的样子。

第二十章 山鬼谣 / 240

生逢乱世，清白二字最难写。能守住大节，已然难得。

第二十一章 撼庭秋 / 252

这一叶人生，经受的是水与火的历练，品味的是流光与炎凉的味道，这一杯沉沉浮浮的起落，必得一颗平常心来沉淀，得失来来往往，悲欢载浮载沉，不过是拿起和放下。

第二十二章 丹凤吟 / 267

茶道，不过是茶艺而已。茶道，一分在茶，九分在人。大道至简，形式上自然简洁，心境和情趣方为道。

第二十三章 阳关引 / 280

与人相处，甚至于万事万物的看取，就像对茶的选择，是依着潜意识透露的喜悦。只要是喜悦就会甘愿，而甘愿终会承受，包括一切苦，所有痛。

第二十四章 满江红 / 291

茶与察同音，自有其中深意。茶之为饮，不同喝水，而在滋味，其味甚至不是源于叶片，而是发于自己内心和人生。更作茶瓯清绝梦，小窗横幅画江南。

第一章 金错刀

他以为黑夜中点一盏灯，人便会趋光而至，却不知在黑暗中呆久了，人心发霉长了毛，眼睛最是畏光。

一九一一年注定不太平。

立春这日，紫禁城上空惊雷滚滚，闪电络绎不绝，夜幕下的皇宫犹如白昼。举朝上下惶惑不安，坊间民众窃窃私谈——立春打雷，遍地是贼；六畜不安，十处猪栏九处空。果然，四月二十七日，广州武装起义，七十二名革命党丛葬黄花岗。每有好事之徒携祭品临吊，又有女学生结伴成群携带花圈花球置于冢前，行鞠躬礼，欷歔流涕。五岁的小皇帝忙着斗蛐蛐，并不关心江山万年。然而于老百姓来说，谁做皇帝，或有没有皇帝都不重要，战火不到家门口，日子就是恒久安然的。这世道再变，不也是月落日出，冬去春来，也没见谁把山河变成了平川。

已是六月，山西祁县大街上，摊户们还穿着夹衣。节气反常得厉害，倒有小半年没正经下雨了。街道两边大树蔫蔫的，叶子上厚厚一层灰。这几日街上却是热闹。荣生茶楼新请了戏班子，适逢中路梆子正火的时候，茶楼里早早满了座，不少人从十里八乡赶过来听戏。

茶楼下常年有几个摊户，卖豆腐脑拨鱼儿，卖馄饨儿凉粉。推车上架个炉子，炉子上支个锅子，便是另一种烟火。有时茶楼的伙计出来，代客人

买碗凉粉或是豆腐脑。伙计端个托盘，托盘里盛一二三四只碗，嘴里吆喝着‘香喷喷的来了哟’，一径上楼去了，稳如轻舟泛平湖，手中的托盘点汤不沾。

这会儿烟火冷清。炉灶旁横七竖八摆着些篮筐扁担，装的无非是石头饼、豌豆糕之类的吃食。这是沿街叫卖的小贩的营生。摊户小贩们聚在一棵大槐树下，正抄着手支着耳朵听楼上的梆鼓。

唱的是六月雪。

那窦娥一段滚白泣不成声，楼下的听众听得悲悲戚戚，竟是痴了。梆点儿突然紧急，一下下如不断线的雨珠，众人的心又吊了起来。正听得精彩，一声哗啦切断鼓点，却是茶楼三楼的栏杆断了。但见一个人从三楼摔下来，头撞上茶楼门口的大石狮子，又落到地面，鲜血溅了一地。一名青年男子站在阳台上，那男子长眉入鬓，一双丹凤眼神光逼人。身姿极为挺拔，穿一套银灰色西洋礼服，头上没有辫子，头发只余四五寸长短，三七分了条发际。他脸色煞白，想来也惊着了。

有人认出阳台上的青年是乔家堡乔致庸的孙子乔宫元，地上躺着的是隔壁街上古玩店刘掌柜的公子刘明浦。

这日是六月十五。黄历上写着鬼哭，天牢，重丧，冲虎煞南。命理中的刀砧杀日。宫元正是属虎。但他在大学里读的是哲学，哲学衍生科学，信科学的都不信神学。他不看黄历，看了也必说是骗子。他照旧出门，与堂兄映朝来祁县办事，事情办得很顺利，之后二人就去荣升茶楼喝茶听戏歇歇脚。

茶楼里戏唱得正欢。

小姐奶奶们见到宫元就掩着嘴吃吃笑，她们看宫元倒像是只猴子，不伦不类的穿着，辫子也剪了，头上短短的一层毛。这只猴子要她们放脚。她们越想越好笑，裙摆不知怎么就高了几寸。于是地上凭空生出许多尖尖的金莲，盈盈一握，楚楚可怜。金莲卧在绣花鞋里，鞋面上密密绣着嫦娥奔月、榴开百子、双蝶恋花、龙飞凤舞。花样繁美。只可惜不好翘起脚，鞋底的千兽图才显功夫呢。

宫元早习惯了这些异样的眼神，从北平归来，他热情澎湃地以启发民智为己任，可是结果却让他失望。他以为黑夜中点一盏灯，人便会趋光而至，却不知在黑暗中呆久了，人心发霉长了毛，眼睛最是畏光。可是在他二十二岁的这一年，他对一切满怀希望，希望于他是理想，即便如海潮般起起落落，涨涨停停，也绝不肯息了潮音。

映朝吩咐伙计给他们找了个靠门的位置，自去方便了。宫元坐下喝茶听戏。刚咽了一口茶，刘明浦就走过来，满身的肥肉摇摇晃晃，两只眼睛通红，一身酒臭熏天。

“你会下地狱的！你们这些人一定都会下地狱！”他的手指着宫元叫骂。

“你滚远点。”宫元一脸嫌恶。几月前他开展禁烟运动，刘明浦拢了当地几个抽大烟的浪荡子，在乡民中造谣生事，两人明着暗着狠斗过几次。

“你把爹娘给的头发剪掉，你怎么不剪掉你撒尿的玩意儿？只敢剪上面的辫子，不敢剪下面的鞭子，孬种！”刘明浦看来是醉了。

旁边有人爆笑，不少好事者凑过来围观，台下的戏可比台上的好看。

刘明浦受了鼓舞，他之前蒙受的屈辱便似有了补偿——他家的大烟馆一应筹备齐全，却在开业之际，宫元轰轰烈烈戒烟土，县衙门口扯条幅。官府迫于舆论压力，硬是封了他家的烟馆。他父亲几乎是一夕白头，投入的银钱打了水漂，还落个祸国殃民的名声。他酒劲掺着恨意，恨意便如火上淋油，骨头缝里都是灼疼：“瞧你这身皮——我替你扒下来，让大家看看你是人是妖！”他竟真的上前，来撕扯宫元的衣服。

宫元哪里肯让他近身，闪退至了门外。

门外是个大阳台。

“你们这些乱臣贼子！你知道黄花岗的那些乱党什么下场吗——砰一声，脑浆子开花了！接着碎尸，连亲娘都认不出来！最后还喂了野狗！！”刘明浦仍不罢休，踉跄几步也跟至门外的阳台。他左手扯住宫元的衣襟，右手对着宫元扬起手。

宫元怒极，他从来没有这般厌憎一个人，他甚至觉得与这个人再说一句话都脏了自己。他使力推离刘明浦，然后一脚踹过去，正中刘明浦的肚子。他在大学里，原是足球队的前锋，这一脚踢得凶猛，刘明浦吃疼哎呦喊了一声，跌跌撞撞倒退了好几步，身子碰在阳台的栏杆上。谁知栏杆竟断了，刘明浦头朝下，直直摔下楼。

宫元一时回不过神，他的愤怒渐渐消失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刘明浦一动不动，竟是没了性命。任谁的脑袋撞上那大石狮子，也会成裂壳的鸡蛋，更何况是从高空坠落撞上去。

从进门到现在，一盏茶没有的功夫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杀了一个人。

茶楼里乱作一团。

快走！宫元的堂兄映朝闻声上前，低低对他说，拉住他的手就走。他甩手，本能地抗拒离开。在他心里，这并不是两个人的战争。但映朝握紧他的手，生拉硬扯像牵着一具木偶。他脚软的使不上力，跌跌撞撞跟着下楼。茶馆里众人议论纷纷，却无人敢拦他们。

出了茶楼，映朝把宫元塞进车子里，映朝看起来很镇定，但握着方向盘的手也在发抖。

车镜里，刘明浦趴在地上的肥硕身子如一滩泥。鲜血还没凝固，阳光下刺眼的红。围观的人在他出门的时候便不再关注地上的死人，对着他指指点点，但仍然没有一个人上来阻止他离开。宫元宁愿他们围攻他。然而不，他们活着，但世界与他们无关。

由祁县至乔家堡，开车不过二十分钟，有一条官路直通。官路修得平整宽阔，修路的银子是宫元的祖父乔致庸在世时捐的。

映朝闷声开车。半晌方道：“你几岁了？”

“我没想杀他，这是意外。”

“你，你惹了大麻烦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？你知道什么！？前几日，京城里咱们的相好还有信来，说朝廷要借着广州之乱向全国大户筹借钱粮，名单上第一号就是山西乔家。这下子倒好了，人家借十个咱不敢给九个半，还不必妄想还！”映朝忿道，“你是乔家人，跟着那群流民乱党胡闹什么？”

“我一人做事，一人承担就是！断不会连累了大家！”宫元松了松领口，他喘不过气，觉得孤独而悲凉。他忽然涌出恶意的快感，一点不后悔做过的事了。他神态看起来有种不屈的庄严，心里却又歇斯底里的疯狂，想把那些脏乱的、邪恶的东西砸得粉碎，然后重新捏一个新的世界。

宫元一呛口，映朝不再言语，只加大油门，车子疯了一样行驶，平时二十分钟的路程今天硬是短成了几分钟。

乔家的大院原在乔家堡大街与小巷交叉的十字路口，后来经过三代人的扩建，已然是个占地四千平方米，几百间院房的城堡了，十余米高的厚重砖墙，把城堡裹得严严实实。

“老爷在哪里？”映朝下了车便问下人。他脸上的戾气分明，神色更有几分狰狞，下人不敢看他，只低着头回道：“老爷在书房。”

书房铺了一地的青石板。映朝毕恭毕敬站在案桌前，对端坐的乔家掌门人乔景轩细细讲述原委。

宫元跪在地上。日光透过窗棂斜射进来，有一缕照在他背上，照着的那块西装就热辣辣的，倒像是挨了一刀。光影中有微尘在他眼前飞舞，灰色的，有银的亮，热闹又肃静。但盯着看久了就成了红色，雾蒙蒙的红。像刘明浦的血，也像埋在黄花岗的那些人们的血。宫元不明白，人的血都是一样子的红，怎么心就差那么多，黑的黑，红的红。

石板渐凉渐硬。宫元听到父亲偶尔问一句半语，都是一些子当时的小细节。他没有抬头，似乎就看到了父亲紧皱的眉心。他身上的那缕子光不留意

就逃了，躲在了书房的一角，被窗棂切割成奇怪的畸形，一颤一颤的，仿佛在叹息。宫元像是在海底，披了一身咸湿，看海水中的光忽明忽暗，他身上也跟着忽冷忽热。他确是闯了大祸。

乔景轩捏了捏眉心，他十根手指干硬，精瘦的脸上满是疲惫之态。他掌权乔家以来，虽然从不懈怠，但终究抵不住时局的影响。自从清政府设户部银行，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，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。时世乱，人心为私，又有官方虎视眈眈。这当口，行错一步落了有心人的把柄，偌大的乔家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。多年前，朝廷不就借着父亲乔致庸偷偷埋葬太平军将领之事，圈禁父亲十年，并勒索了乔家一笔数额巨大的银两？

真是个省心的孽障，乔景轩叹了口气。同辈兄弟中，宫元资质最佳，却偏偏生就了一身的反骨，从北平读书回来，麻烦惹了一大堆。

宫元听着父亲的叹气，抬起头道：“父亲，今日之事，原是我的过，累了乔家。但事有可为，儿子生而为人，做点为人的事，即便结果不堪，也并不后悔。只求父亲莫要为儿子急坏了身体，更不必顾惜儿子。”他伏地叩首，便如交代后事一般，竟是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倒有一种豪迈的悲壮。

“痴儿逆子！”乔景轩骂了一句，语气却有了几分怜悯。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。祖孙俩真像啊，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模一样。父亲最是爱惜宫元，直说宫元胸怀天下，做人做事必都考虑他人的利益。父亲无奈弃文行商，总教导子孙要义字当先，以天下人利为利，方可汇通天下。但也是一个义字，害父亲被圈禁了十年。

书房的窗户啪啪响了几声。起风了。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今春长了好大一截，枝桠正随风抽打窗棂，这棵树还是父亲圈禁时亲手栽上的。父亲被圈禁在家的那十年，最不济的时光不过是盯着窗棂发发呆，日子纵使难过，尚可安身。若在狱中度过十年甚至几十年一辈子，那光景又会是怎样的煎熬。

劫运命定啊，避不开的轮回。乔景轩不愿再往下想，看着宫元道：“闽南多雨，今年的茶必定别有滋味，你不妨替我走一趟泉州张家，讨些明前茶。”

宫元瞬时知了父亲的心意，泉州张家是福建数一数二的茶商，与乔家素有生意往来，张家的二少爷又是自己的大学好友。去了那里，自然比去乔家的至亲处稳妥安全。他此刻方有了愧意，只觉得父亲的鬓角又白了好些似的，不由得急道：“父亲，我不可以一走了之，我做的我担着！”

“你担着？”乔景轩脸色一沉，怒斥道：“整个乔家的身家前程又岂是你能担得住的！去见见你的母亲，即刻动身。”

宫元欲待争辩，乔景轩挥挥手道：“还不下去！”

宫元不敢再说话，垂首退出书房。

乔景轩待宫元去了，方才吩咐映朝道：“你送他上路，然后在太原等我。”

映朝低低回了声是。

乔景轩又道：“丁宝铨走了吗？偏生在他调离这档口出了事，他若还任山西巡抚，这事倒好办许多。”

映朝回道：“已经走了。新上任的巡抚是陆钟琦，据京里的爷们说，倒也不必劳心他，不过是一路货色。竟是个伸手讨的角。”

“倒不怕他伸手，就怕他不要。他的手多长，我们的事就多好做。仔细约个日子，我见见他，”乔景轩道：“丁宝铨前几日还来信说谢谢乔家多年的支持照应，他这一番进京，也断不会忘。时局这样乱，要偷得平安，少不得这种人搭衬。但时局乱成这样，这些人又岂是脱得了干系的！”最后这句话说出来，乔景轩神色间已有悲愤之态，他气息不稳，连着咳嗽了几声。

映朝默默端起案上的茶，捧给乔景轩，方才问道：“那刘家怎么处理？”

“我记得他家店铺那条街上有我们几个门脸，都给了他吧。他还有什么要求，一并答应就是。再告知他，他的子孙日后若有事，乔家断不会坐视。刘家若能息了事，可是最好，那帮官老爷也就没得闹了。”

“宫元走了，由得他们闹也没什么。人不在他们手里，我们不至于太被动，逼得紧了就送宫元出国。”映朝迟疑片刻，还是道出了心里的疑问：“为何要宫元去福建？”

“你祖父曾经开商路贩茶至俄罗斯，泉州张家近年与我们多有往来，他们扩展生意，必是想借我们的路子。他家儿子和宫元是好友，他家女儿也已成年。咱们的银号不是长久之计了，乔家本是茶粮起来的，近年为着银号，倒稀荒了根本，我寻摸着还得把茶粮弄起来。我们与张家联手，普天之下有茶的地，还不都是我们两家的了。”乔景轩喝了口茶又道：“即便没有今日之事，宫元也要去张家走走的。”他还有一层意思没有道明，泉州港是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，畅达东、西二洋，东至日本，南通南海诸国，西达波斯、阿拉伯和东非等地，事态若失了控不可收拾，宫元出走更敏捷。

他一个念头，便是四角俱全。映朝尽管早已见惯这位叔叔的心谋，听了此番话，却也叹服。

正说着，书房门响了，有下人在门外道：“老爷，衙门里来人求见，厅堂里候着呢。”

“来得倒是快。”乔景轩一边说一边站起往外走，映朝紧随其后。出了书房方知不单起了风，天色也变了，不远处乌云沉沉翻滚，眼看就要压过来。

“早做准备吧，这场雨来了，只怕不会轻易走。”乔景轩嘴角下斜，眸中掩不住的讥嘲：“有些人巴不得我们有事，墙筑得再高再厚，也挡不住无数双虎视眈眈的眼睛。但乔家还不至于为个该死的死人乱了方寸！既然做那害人命的营生，丢了性命也是当然。”

乔景轩把该死两个字说得极重。映朝在后面看着叔父的背影，身形消瘦，腰背微驼，步子迈得沉缓，像只皮毛斑驳瘦骨嶙峋的老猫，老则老矣，双肩却端得极平。

这背影和祠堂里祖父的一张画像有几分相像。映朝想，宫元的肩也是端得极平。祖孙三人骨子里有一股子同样的气。他又看四周的高墙，错落的庭院，雄厚威严又不失精致华美，俨然是个王国。几代人辛苦建起的王国，难不成又要地动山摇？他轻吁一口气，若是他做得主，家规中必添一条——在商言商，莫参政事。然而由不得他，现在由不得他，将来只怕也由不得他。

乔景轩进了厅堂，手一挥，伺候的下人退出去。厅堂里端坐的一人站起身，行了个官礼，恭敬道：“乔东家。”乔景轩还礼，道：“周大人请坐。”二人分别就座，乔景轩道：“劳烦大人专门跑一趟。”周大人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今日这事闹得太大，我若不亲自来，实在放不下心，上对不住朝廷的俸禄，下对不住黎民百姓，这且不论，若负了乔东家多年的厚爱，我可就无颜见您了。”

乔景轩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流年不利，是非不断，全赖诸位的帮衬。”周大人一笑，道：“更不敢当，我芝麻大的县官，混口饭吃而已，这饭吃得提心吊胆，哪里比得上乔东家行事痛快。咱们山西近年生出两句俗话——有儿开商店，强如坐知县。又有一说——生子可作商，不羨七品空堂皇。我若有乔东家万一的本领，也不做这劳什子的小破官，上下的受气。”

乔景轩一笑，道：“周大人这就过谦了。不知今日所为何事？”

周大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令公子脾气未免爆了些。”乔景轩道：“这孽子又做了什么？”

周大人道：“怎么老东家还不知？令公子杀了古玩店的刘明浦。”

乔景轩咦了一声，惊道：“怎么可能，那孩子前几天去了太原，今日并不曾回祁县，难不成分了身？”

周大人抿了口茶，放下茶碗，笑道：“想是已回来，还未见老东家，谁知就出了事。满茶楼几十号人，明明白白指认凶手就是令公子。”

“来人。”乔景轩喊了一声，一个下人进来应道：“老爷。”

“去瞧瞧少爷回来了没，若已回家，马上来见我。”乔景轩说完，又对周大人道，“我这孩子虽任性，但心正人善，无故杀人是不会的。”

周大人笑笑，意味深长道：“令公子的性子我是见识过的，我那衙门口可是令公子堵过的。说起来这事可大可小，乔家为朝廷也是出过大力，就在皇上那里，也没得就不讲情面。我的意思呢，令公子认个误杀，写个悔过书，也就过去了，我跟上头也得有个交代不是。”

乔景轩心道，悔过书一写，整个乔家便就任凭朝廷拿捏了。他眉眼低垂，